



图：法轮功学员在议会大厦附近的高桥广场炼功呼吁反迫害

胡锦涛访丹麦 主流媒体聚焦法轮功

(明慧记者舒慧丹麦报道)二零一二年六月十四日至六月十六日，胡锦涛对丹麦访问期间，法轮功学员呼吁胡锦涛把握历史机会，制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元凶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丹麦社会朝野又一次聚焦中国，特别是受中共十三年残酷迫害的法轮功修炼团体，成为各界民众和媒体关注的焦点。

六月十五日，丹麦大报《政治报》长篇报道了现年六十二岁、目前居住在哥本哈根的法轮功学员鲍学珍的故事。文章写道：早在一九九五年，鲍学珍就开始修炼法轮功，她当时多年的顽疾在短短时间内奇迹般地不翼而飞。但一九九九年七月二

十日，江泽民发出禁止修炼法轮功的命令，使鲍学珍的正常生活急转直下。鲍学珍亲身感受到法轮功给她的身心益处，因此她仍然坚持修炼。

二零零一年她被非法抓捕并判刑三年半，被投入了上海一所女子监狱。她告诉《政治报》记者说：“中国的监狱不是人所能呆的地方。十八个人挤在一个十平方米的牢房里，还要辟出一块地方作厕所，晚上睡觉就在地，腿也不能伸直。白天不劳动的时候就在地上蹲着。”

六月十四日，丹麦电视台 DR 新闻频道也专程来到鲍学珍住所采访。值此胡锦涛访问丹麦之际，鲍学珍希望丹麦的媒体与政府能够呼吁停止

迫害法轮功。

六月十五日清晨，丹麦新设立的广播电台“24 七”，在八点的新闻时间采访了法轮功发言人班尼。班尼为听众介绍了法轮大法的修炼理念“真、善、忍”，以及法轮功弘传全球一百多个国家，亿万修炼者得到道德升华、身体健康的真实情况。

当节目主持人提出，中共为何迫害如此和平的修炼团体时，班尼表示，江泽民惧怕法轮功在中国急速弘传之势，容忍不得人民道德提升做好人，从而冒天下之大不韪，一意孤行。

六月十五日，从上午一直到夜晚，丹麦与周边其他国家的部份法轮功学员聚集在哥本哈根的中使馆前、市中心的市政厅广场以及丹麦官方宴请胡锦涛的议会大厦附近的高桥广场，向丹麦民众和政府讲真相，同时也呼吁胡锦涛把握历史机会，停止迫害法轮功，法办迫害法轮功的江泽民及其流氓集团。傍晚，法轮功学员点燃蜡烛，用烛光纪念在中国被迫害致死和至今依然遭受着残酷迫害的法轮功学员。

丹麦电视台 TV2 来到现场，报道法轮功学员的和平请愿画面。看着在宁静中打坐的法轮功学员们，电视台记者被他们的和平理性触动，记者由衷地感佩：“你们是人类的未来！”◇

加拿大高贵林市游行 天国乐团获赞誉

六月十日，由加拿大温哥华法轮功学员组成的天国乐团参加了高贵林市举行的一年一度“泰迪熊”节游行，今年有六十多个团体参加游行，天国乐团演奏了“永远的枫叶”和“法轮大法好”等乐曲，荣获步行队伍第一名。

游行的主持人克里斯先生在天国乐团走过主席台时说：“这是令人惊喜的团队，让我们热烈欢迎法轮大法团体。法轮大法是一种传统功法，对身心有益，弘传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克里斯表示，法轮大法的队伍表现得非常好，而且规模是其它乐队的几倍，非常出色。

从温哥华岛赶来观看游行的莱斯先生说：“我了解法轮大法，知道他们的反迫害活动，我喜欢他们演奏的音乐，这音乐打动了我的心灵，升华我的精神，让我感到很高兴。”◇





图：一九九八年五月沈阳女法轮功学员在集体炼功

弥留之际点燃生命之火

我曾经是一无名热患者，我的体温一直是在三十七度三到三十七度八之间，长达二十一年之久。我走遍了省内各大医院，包括结核病院，而且曾在国家级医院住院检查，所有检查结果全部正常，查不出发烧原因，而且伴有严重的失眠、头疼、无力。

那时，我不知道什么叫头不疼，我觉得我的脑袋里好象有一根筋，它就是疼的。我的头不动、不晃不疼，一动一晃就疼，这就算头不疼了。

我失眠时，常常伴有一阵冷、一阵热。如果不出现一阵冷、一阵热的现象，我半夜以后或下半夜还能睡着觉，要出现一阵冷，一阵热的现象，我几乎就很难入睡。因为冷时，我盖多少被子都冷，热了，我把被都掀掉还热，根本无法入睡。中、西医治疗包括针灸治疗都无太大效果。我长年都离不开各种安神丸、汤药，每天晚上，都要靠安眠药和各种维生素类药物等维持睡眠。

而且还祸不单行，我生孩子的时候，婆婆病重住院，妈妈也倒在了病床上。月子里，我也因发高烧去了三次医院。我的辛苦到了尽头，只有愁苦的泪水，伴随我度过了一个女人人生中最痛苦的日子。所以，我又落了个眼睛疼的病。眼睛疼起来，又干、又痒、又疼、又闹心，而且又红又肿，不能看电视、不能看报纸，不能认真看东西，写字不能超过几分钟，更不能流眼泪等。只要做这些事情，眼睛马上犯病，又红又肿、又疼又痒，真是苦不堪言。而且从那时起，我不能正常睁眼睛了，只能眯着眼睛。

求生和难舍时的痛苦

一九九八年我小产，病入膏肓，也是我生命的转折。小产以后，我身体更虚弱了，我彻底失眠了。汤药、丸药、安眠药，什么药都不管用。

有一天晚上，我吃了三片安眠药，躺在床上一点睡意都没有，我又吃了四片安眠药，我整个人象木头一样，僵硬不能动弹，可心却还是明明白白的。我心里害怕了，我想这下我可没救了，我想到我面临的只有死路一条了。

我想到了妈妈、丈夫、孩子……我开始拿笔、纸，写下我的感受和我心中的挂念（遗书），我写了二份：一份写给妈妈，一份写给丈夫，因为我长期失眠，拿笔的手是颤抖的，一次只能写几句话。

我把二份遗书，放到了一个笔记本里，告诉了孩子。我不敢告诉丈夫，怕他挺不住。孩子比较内向。我嘱咐孩子，妈妈要是走了，你千万不要想妈妈，你要是想妈妈，妈妈会更痛苦的。妈妈这些年就是因为有了你、为了你，才与病魔抗争，活到了今天。如果没有你，可能妈妈早就没有勇气、没有信心活到今天了。

孩子流着泪说：妈妈我不想你，我就想妈妈去了一个最最美好的地方了……。我开始不说话了，不睁眼睛了，开始“闭目养神”，想把这最后微薄的时间和力气留住，多看孩子一眼。

法轮功给了我第二次生命

就在这时，一位朋友来看我，她拿来了一本书——《转法轮》，还有

一套十二盘的法轮功讲法录音带。她给我讲了几个炼法轮功祛病健身的例子。并坐在我身边，给我读那本书。

她读《转法轮》的时候，我听着听着感觉我和床好象被风吹着似的慢慢地转动，再过一会，好象整个房子也在慢慢地转动，飘飘的，有一种舒服感。我流泪了，我求生的愿望，使我感觉到这个功能救我的命，我有希望了。

朋友临走时，把录音带放到了我家的小录音机里，录音机放在了我的枕头旁。她告诉我：静心听，不管白天晚上都听，你会好的。

求生的心使我一秒钟也不敢停地听。真是太神了，我听着听着，觉得睡过去一下，我能感觉出来，绝对不是休克，是那一瞬间，我睡着了，是睡着了。这一瞬间，象给我吃了一颗定心丸一样，我真地有救了！就这样，我天天听。

我每天白天都能睡几阵，而且一天比一天时间长，下半夜，也能睡一会。等到十天以后，我几乎下半夜就能睡一个小时左右了。一个月后，我下半夜就能睡觉了，并且早晨能跟那位朋友到炼功点去炼功了。

等到二个月以后，我的睡眠竟达到了有生以来最佳状态，而且神奇的是，二十多年的无名热消失了，体温正常了。十多年的月子病：眼睛疼也好了，眼睛也睁开了，胃肠病也好了，有生以来真正地体验到了没病一身轻的滋味，我真像是走进了神话里，难以用语言表达。

我凭着一颗人的良心，年复一年，日复一日，把大法真相材料、小册子、光盘等，送到千家万户。希望人们不被谎言欺骗，有一个美好的未来。（文/沈阳大法弟子 朝真）◇



篆刻：万古天门开、返本归真

作者：大陆大法弟子

许郴生冤死在派出所，家人讨公道遭威胁

【明慧网】湖南郴州市四十七岁的女法轮功学员许郴生，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被人民西路派出所警察当街绑架、非法审讯，十二小时后突然死亡，眼睛还半睁着。警察竟称许郴生是“病死”。家人亲友悲愤不已，当地闻知此事的民众表示非常愤怒，郴州市大街小巷出现“呼吁严惩凶手”的粘帖。

许郴生的儿子，现在读大学，中共不法人员威胁他“配合”，签字将母亲的遗体火化，如不配合，找他学校，用学业和将来的工作、前途作要挟。许郴生的哥哥许南生在湖南永州的南山县教育局工作，本应该为惨死的妹妹讨回公道天经地义。然而南山教育局——一个与此事毫无关连的单位的中共支部书记，居然警告许南生，要他此案不能与法轮功人员有关系，否则工作不保。

许郴生的家人要找有正义感的外地律师，而郴州市中共人员非要找本地律师，双方僵持不下。中共人员的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因为他们可以随意威胁、操控本地律师。而街上大批的警察，巡逻队，红袖章在撕毁《严惩凶手》的粘帖，他们声称“跳车而死”。

走在街上遭绑架

法轮功学员许郴生女士，现年四十七岁，生于一九六五年七月五日，原是湖南郴州市烟厂职工，家住郴州市桐梓坪路烟厂家属区。她是按照“真、善、忍”修炼的法轮功学员。因为坚守法轮功信仰，许郴生曾多次遭“六一零”恶人、国安、公安抓捕、关押、抄家等。二零一二年五月十六日（星期三）上午十点，她走在郴州市人民路与国庆路的十字路口，人民路派出所的岗亭旁，被警察与一伙从社会上

招聘的巡逻队人员绑架，在派出所被强行背铐坐在“审讯椅”上讯问了十二个多小时，期间不给喝水，不给吃饭，不让上厕所。派出所警察要将许郴生带走时，无法打开铐住许郴生的手铐，是请了消防队的专业人员，用一把断线钳才打开了手铐，可见这手铐铐在许郴生手上有多深。

之后，三个警察把许郴生女士劫持上警车，其中有个警察说：“送你上西天，送你上西天极乐世界去。”这是出自派出所的一段监控录像。

三十六分钟后突然死亡

五月十六日晚十点三十九分从派出所出来，许郴生女士被劫持上警车。十一点十五分，许郴生被送到郴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医生验证人已死亡。这仅仅三十六分钟，一个鲜活的生命就消逝了，为何会突然死亡？

许郴生的遗体现被放置在殡仪馆的冰冻柜里，眼睛半睁，是一副痛苦的表情，那是死不瞑目。

细心的人发现许郴生的衣服已经被换过了。据派出所解释，那是在检查许郴生身上有没有伤，原来的衣服穿不上，才换的衣服。解释牵强。事发两天后，五月十八日晚公安局才将死讯通知许郴生的前夫，称许郴生“病死”。

八十七岁高龄的老母亲曹华英得知女儿被害的消息时，悲愤异常，表示一定要法办凶手。

民怨沸腾

许郴生的死，使民众感到愤慨，中共喉舌媒体没有只言片语。五月十九日，有人一得到消息就打电话给《湖南都市报》等报社、电视台，希望媒体作为第三方公正的报道此事。对方却表示，因为涉及法轮功，

他们不敢派记者来采访，采访了也不敢报道。俗话说：纸包不住火。尽管中共邪党一贯隐瞒其残暴本性，但怎能堵得住民众悠悠之口？

命案发生的第四天，郴州市的大街小巷就有“呼吁严惩凶手”的粘帖出现。过往的民众看了，大多数都是心情沉重的叹气：“唉，这世道不得了了，这世道不得了了。”“一个活生生的人就这样被搞死在公安局，唉。”

很多地方来了一批人看，看完了又来一批人看。先一、二个人看，再来几个人来看，然后是一大群人来看，大家都是踮着脚、挤着看。

有个特警撕许郴生惨死的真相粘帖，有人呵斥他：“你不要撕！”特警说：“不是打死的，不要乱传。”那人说：“你说不是打死的，你就不要撕，给人看嘛，让老百姓来评价评价。”

有的人痛骂公安局是土匪。有一妇女愤怒地说：“人家炼功，也不要人家搞死呀，信仰自由嘛。你共产党把人活活打死了，你就是邪嘛。”

公道自在人心。尽管中共监控社区的综治办、居委会每天每时都派专人清除粘帖，但“呼吁严惩凶手”的粘帖还是不时地显现在大街小巷中，给人们了解真相打开了一扇窗口。民众的觉醒，使中共再也无法利用一部份中国人去迫害另一部份中国人了，不久它将在上天的惩罚和全民反迫害中溃散、解体。◇



信仰 合法



停止 迫害



清晨，我在菜市场看中了一位老人的糍粑，三元一斤，称了二斤，给他一张崭新的二十元币，他应该找我十四元，老人硬说我给的是十元，只找给我四元钱。我叫他翻了钱袋，我刚给的那张崭新的二十元正在上面，他硬不承认，只愿找我四元钱。看那老人面红耳赤激动的样子，想想他做点小买卖也不容易，算了，让给他吧。

“老的，她不会哄你的！她是炼法轮功的！不会讹你的！”没想到旁边卖菜的大姐，大声地对卖糍粑的老人嚷嚷。卖菜的大姐跑到老人旁边：“炼法轮功的都是好人咧！我跟你讲，几年前……”，我一看是她，几年前我们之间有件小事……但今天家里还有瓦工在盖房子呢，我提着买好的糍粑自己回家了。

那大概是二零零二年吧，我在那个大姐旁边买菜，顺手把刚买的一包鸡蛋放在旁边的地上。那大姐整理菜担，往旁边一撂，刚好撂在鸡蛋上，十五只鸡蛋全都破了，蛋壳蛋黄蛋清全搅在一起了。大姐连忙道歉，也很为难，那时蔬菜很便宜，鸡蛋贵一些，只怕她这一筐小白菜也只换得到十五只鸡蛋呢！我赶紧说：“算了算了，不怪你，不要你赔！你别着急。”大姐很意外，上下打量我，看我也不象

十元钱送回来了

有钱人啊。我只是个普通工人，工资不高，两个孩子都在读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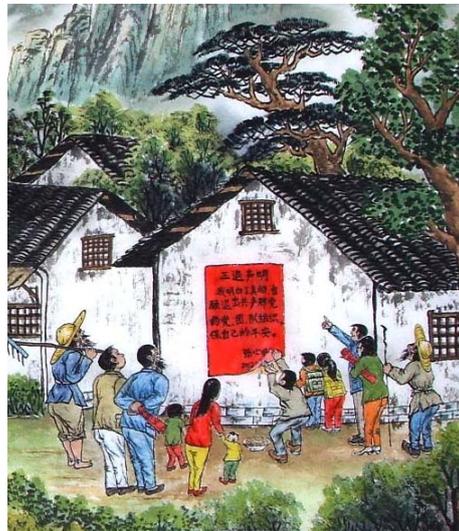
我笑了笑：“大姐，不怪你，你不是故意的。不用赔了。”

大姐感动地说：“啊呀！你真是好人啊！把我的菜带一把回去。”说着就要送我一棵小白菜。我连忙劝住她：“不要不要。我是炼法轮功的，我师父教我修真、善、忍做好人，与人为善……”我顺势告诉她法轮大法的真相。她听得很入心，不停地点头：“是啊，是啊……真好……”

以后每次遇到她，她都主动跟我打招呼，还把我们的故事告诉旁边卖菜的人。尽管菜场上每天都有人为了几分钱、几两秤争吵，但我们炼法轮功的从来都不贪不占。我回家忙着忙着，早晨那点事就忘了。

没想到快吃午饭时，我们村里卖菜的奶奶把那十元钱送来了，递给我：“那老的叫我带给你！他确实搞糊涂了，后来记起来了，你给的确实是二十元。”

卖菜的奶奶说，那个大姐告诉了卖糍粑的老人十五个鸡蛋的故事，老人听得呆呆的，半天反应过来：“还



国画：大山深处送真相（局部）

作者：山东大法弟子 明言

有这样的好人啊！没想到……”他仔细数了数钱，终于记起那张崭新的二十元是我给的，背面还印有“法轮大法好、真善忍好”呢。知道卖菜的奶奶是我的邻居后，硬是要她帮忙把少找的十元钱送回来。

十元钱就这样回来了。法轮大法真的像一股清流，善化着人心。难怪人们常说：“要是人人都象炼法轮功那样的，那天下就太平啰！”

（文／湖北大法弟子 汪梅）◇

新闻的职能

新闻的基本职能是呈现客观事实，在西方社会，新闻造假是要受到处分的，严重的还要受到法律的追究。

英文里的“宣传”（propaganda）一词，是和“洗脑”、“欺骗”联系在一起，是个地地道道的贬义词。只有在法西斯和共产党的词典里，“宣传”一词才有“正面”的意义。

在中共社会，其政治宣传部（政宣部），就是为中共政治说话。如中共发动历次整人运动，都要“舆论先行”，对斗争对象抹黑宣传，以便挑起民众仇恨。当前中共迫害法轮功，所有诽谤法轮功的重大报导，一律按中宣部要求采用新华社通稿，其它媒体没有单独报导的资格。民众被愚弄，知情权被侵占。

不妨看看民主国家的记者是如

何通过真实报道法轮功而一展身手，获得国际声誉的。

二零零一年“天安门自焚伪案”发生时，《华盛顿邮报》记者在第一时间赶往死亡者之一刘春玲的家乡河南开封，通过实地采访，得知刘春玲从未炼过法轮功，于是在二月四日发表题为“自焚的火焰照亮了中国的黑幕——当众自焚的动机乃为加强



2003 年 11 月 8 日，新唐人电视台的纪录片《伪火》获第 51 届哥伦布国际电影节荣誉奖。《伪火》揭示了 2001 年初天安门自焚案的诸多疑点，证实了该案是中共为栽赃法轮功而炮制的伪案。

对法轮功的斗争”的深度调查文章，为中共造假嫁祸法轮功做出了历史证言。

《华尔街日报》记者伊安·约翰逊经过独立采访法轮功学员和家属，于二零零零年四月报导了山东法轮功学员陈子秀被迫害致死的经过，题目为“陈女士直到最后的日子仍说，修炼法轮功是一项权利”。该文不仅在国际上首次揭示了这场迫害的残酷性和系统性，还对一群信守真善忍原则的修炼人的心灵进行了透视。伊安·约翰逊因这篇报道于次年获得“普利策新闻奖”。

作为一个媒体人，即使在高压下不能做到探寻真相，做出客观真实的报道，至少也不能昧着良心颠倒黑白，栽赃陷害，助纣为虐；至少，也应该有勇气看清并承认剥夺中国民众新闻自由权的罪魁祸首正是中共邪党。◇